



革命斗争回忆录

难忘的岁月

中共营口市市委组织部编印

革命斗争回忆录

难忘的岁月

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编印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

编辑 赵长顺 靳少春
封面设计 孙德茂
封面题字 姜荣贵

革命斗争回忆录

难忘的岁月

辽出临图字 1980年第2号

编者 营口市委组织部

印者 营口日报社印刷厂

印数 8500册

写在前面

周恩来同志生前曾经指出：老同志要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，传之后代，使他们知道老根子。

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了五十九年，其中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“三座大山”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，奋斗了二十八年，接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又进行了三十年的不懈努力。这几十年的峥嵘岁月，是我们党用光辉的革命实践写成的，既有丰富的经验，也有沉痛的教训，有大量可歌可泣的壮烈史实，也有许多可敬可学的英雄战士。这些都是我们党、阶级和民族的宝贵财富。我们的老红军、老干部是中国革命伟剧的参加者，也是历史的见证人，因此，他们撰写革命回忆录，“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”，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责任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

为了不忘记我们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，使人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并从中得到力量以继承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进一步激励斗志，奋发于四化建设事业，现将我市老红军、老干部撰写的十篇革命斗争回忆录编集成册，做为向广大党员、干部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。这是第一集，今后我们还要陆续编印。

在本书编写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市文联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，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由于我们的斗争经历和思想水平所限，编写时间仓促，本书的缺点错误一定不少，恳请广大党员、干部读后给予批评指正。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日

目 次

写在前面

毛主席叫我当红军……………胡昌兆 (1)

在周副主席身边……………张兴礼 (7)

回忆陈毅同志……………王天华 (19)

他永远活在边区军民心中

——忆白求恩同志……………胡昌兆 (31)

难以忘却的记忆……………王德元 (39)

骨肉深情

——敌后斗争片断……………李廷桓 (51)

保卫麦收……………陈建德 (62)

冀中反扫荡斗争片断……………杨明礼 (72)

背盐路上……………黎启先 (80)

地下交通站……………徐德义 (87)

毛主席叫我当红军

老红军、市交通局副局长 胡昌兆

一九二九年春，我的家乡——江西省兴国县樟佳地，来了红军。在如火如荼的斗霸分田运动中，我家也得到了两石三斗“红军田”①，爸爸还当上了土地革命委员长。村子里，赤卫队、少年先锋队、童子团……许多革命组织相继成立，真是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啊！

一年后，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我放学回家，老远就看见屋顶上，树起一面猎猎舞动的红旗，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院子也收拾得利利索索。石板上，爸爸和一位红军首长坐在一起。我放慢了脚步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位首长：魁梧的身躯穿着一套深灰色的军服，鲜红的领章和八角帽上的红星闪闪放光。那消瘦而刚毅的脸庞，炯炯的目光，有力的手势，爽朗的话语，使人一眼望去，肃然起敬！

“昌子！”爸爸扭头看见了我，兴奋地叫到我身边，“快给红军首长敬礼！”

我登登地跑来，高兴地敬了个队礼。爸爸说，这位首长叫“老段”，从今天起，就住在咱家的阁楼上。我一听，激动得拍起手来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！”

“咱们是一家人罗！”“老段”微笑着，用手指了指阁楼，说：“我就住在这里。”从此，“老段”和十几名红军便住在我家的阁楼上。

“老段”的工作非常繁忙。白天，他到群众中访贫问

苦，晚间就在阁楼上点起油灯，写材料、看文件……。嘀嘀哒哒的电报声和呜呜的马达声交织在一起，象一支雄壮的乐曲，在空中飘得很远，很远……

有一次，我悄悄地问爸爸：“‘老段’是大官吧？”

“不！”爸爸抚摸着我的头，“他是咱穷人的大救星，是我们的毛委员——毛泽东同志！”

“毛委员？”我眼前一亮，心里冬冬直跳。我几步跑到院子当中，抬起头，崇敬地仰望着阁楼的土窗：只见从窗孔里透出明亮的光辉！“他就是毛委员！”我心里又默念了一遍。早也想呀，晚也盼，如今，真想不到，他就住在自己家的阁楼上。……

有一天，我正和伙伴们在院子里玩“供菩萨”的游戏，毛委员从阁楼上走下来。他两手叉在腰间，微微倾着身，在旁边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微笑地问道：“玩的什么游戏呀？”

我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接着有一个伙伴把菩萨藏到了背后。毛委员对他说：“莫藏。”便把菩萨要了过去，放在手掌上说：“这个东西，供了它上千年，可穷人还是受苦受难。想想看，你们家里，谁受过菩萨的保佑？”

一句话问得伙伴们你看我，我瞧你，都不知如何答对。我羞愧地低下了头，猛然想起一件往事：几年前，大地主“爬山虎”封了樟佳地周围的山林，害得穷人连饭都吃不上。我实在熬不住了，抓起耙子要上虎行山搂点儿松树毛子。临走前，妈妈跪着给菩萨烧了三柱香，请求菩萨保佑我安全归来。可是，我却被“爬山虎”的民团打得遍体鳞伤。后来，是爸爸把我背了回来……

“菩萨是假的！”我想到这儿，倏地站起身来说。

毛委员听了我和伙伴们对地主老财的控诉，顺手把放在门旁的红缨枪举起来，环视着我们每个人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红缨枪！”

“枪，它是干什么的？”毛委员又把枪高高举起。微风中，缕缕飘动的红缨，仿佛是熊熊燃烧的火把。

“打坏蛋的！”

“打地主‘爬山虎’的！”

“打蒋介石的！”大家亮着嗓门回答。

毛委员亲切地笑了，接着严肃地启发说：“少先队员要破除封建迷信，解放思想。我们受苦人只有掌握枪杆子，才能有无产阶级的天和地！”

毛委员的话，说得我们心头亮堂堂。我把拳头一挥：“烧封建啊！”伙伴们一拥而上，七手八脚地抱来一堆干柴，把樟木菩萨烧成了灰。

毛委员高兴地望着大家：“将来你们准备干什么呀？”

“当红军！”

“当红军！”

我们十几只小手，一下紧紧握住了毛委员手里的那杆红缨枪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不知不觉，一年过去了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我感受了终生难忘的幸福……

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，晴空万里，红日高照。初冬的太阳晒在身上，暖烘烘的。我和伙伴们听说乡里要开扩大红军的大会，便兴高采烈地跑了十多里地，直奔乡政府所在地

——“东升”。

乡政府门前，左右各有一株参天的菩提树。茂密的树叶，圆型的树冠，仿佛是两只天然的“阳伞”。两树间，劈天扯起一幅醒目的大标语：“扩大千百万红军，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！”条石铺成的宽大台阶上，摆满了整齐的桌椅——这就是大会主席台。主席台下面，一边是镶金绣红的锣鼓，一边是十几支竹杆挑起的长鞭。五颜六色的标语，贴满会场的四周，年轻的姑娘们，强壮的小伙子们，把笑声、歌声，扬得漫天皆是。蓦然间，全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声：“毛委员来啦！毛委员来啦！”

我一听毛委员来了，急忙踮起脚尖，睁大眼睛，朝主席台张望。可是，人实在太多了！只见一片乌沉沉的头顶，根本看不清台上人的面孔。

“走，往前去！”我拚命向前挤——跟毛委员分离一年多了，多想看一看毛委员那和蔼可亲的面容，听一听毛委员朴素深刻的革命道理呀！

看哪！毛委员就坐在主席台中央，他风尘仆仆的面容，更显得刚毅、亲切。我激动得心怦怦直跳，热泪也簌簌落下。真想立即上前，跟毛委员倾吐自己的决心，这时，大会开始了。

当乡苏维埃主席宣布，请毛委员讲话时，全场长时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撼天的欢呼声。毛委员站起来挥手向群众频频致意。他穿的那套深灰色的军服洗白了，肩上还打了补丁；可是，帽上那颗耀眼的红星，依旧放射着夺目的光彩！

毛委员等群众静下来，便深刻地阐明建立农村根据地，以农村包围城市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。他以铿锵的话语，

有力的手势，分析了革命的大好形势，提出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守势，正集中兵力，企图分三路向鄂豫皖及洪湖地区进攻。毛委员号召说：“我们行动起来，巩固红军，发展红军，壮大红军，保卫胜利果实，彻底推翻封建世界！一人当红军，全家光荣，全村光荣……。”最后，毛委员又把新旧军队做了对比，论述了我军的根本宗旨，宣读了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。毛委员一席话说完，群众欢呼，红旗舞动，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

我和小伙伴们，真象破土的小苗得到了雨露的滋润，心中掀起冲天的巨浪：世代当牛马的奴隶，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挺起胸膛；为保卫胜利果实，为彻底推翻封建世界，一是要拿起枪当红军！

大伙都往前拥，我因为挤在前头了，就第一个跳上主席台，大声地说：“我报名当红军！”好多人也跟着纷纷跳上台。

毛委员马上认出了我。他离开座位，微笑着上前拉住我的手，问道：“你当红军，家里都同意吗？”

“同意，都同意！”

“好哇，欢迎你！”毛委员赞许地点点头。

我的要求被毛委员批准啦！心里有多少话要向毛委员讲呀，可是我却激动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霎时间，报名参加红军的人，象潮水般涌上来。

“我也报名！”一个叫欧阳克如的小伙伴，跳上主席台。

“我当红军！”

“我报名！”

几十个，上百个，上千个声音，同时从会场各个角落里传出，汇成一股强大的声浪。

毛委员高兴地转过身子，向群众挥手。锣鼓响，鞭炮鸣，蓝色的烟雾弥漫天空，人们的欢笑声响入云端。姑娘们给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戴上一朵朵大红花，主席台上站不下，台下也挤满了！我的目光无意中在人丛里和爸爸相遇——爸爸兴奋而又满意地朝我摆摆手，好象在说：“去吧，孩子，跟着毛委员走，为穷苦人们打天下！”我乐得嘴都合不拢了。

几百号人办完登记手续，窗外已是明月当空。大家正兴奋地议论着谁带领我们到红军驻地去。一位红军干部走来，亲切地对我们说：“把东西整理一下，过一会儿，毛委员要带大家到兴国去。”

“真的？毛委员带我们走？！”我乐得一下抱住了身边一个新战友的肩膀。是啊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就要在毛委员指引的革命大道上，迈出第一步了！

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毛委员神采奕奕地走来。我和新战友们幸福地围在毛委员身边，聆听他谆谆的教诲。毛委员说：“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，但道路是曲折的。只要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星星之火，可燎原。”

大家听了，心里象燃起一团炽烈的火焰。

夜深了。天边闪耀着晶亮的北斗，晚风送来一阵阵欢乐的笑语。一支刚刚组建的红军队伍，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。我抬头朝前望去，那步履矫健，身影高大的引路人，正是我们的毛委员……

注：①“红军田”是当时按产粮多少定的土地数。

〔北北、竹青代笔〕

（张得学 插图）

在周副主席身边

老红军、市民政局副局长 张兴礼

从武汉到长沙

一九三七年，战争气氛一直笼罩着延安。

从五月开始，日寇就试图进攻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。到了七月七日，日寇公然进犯北京郊区芦沟桥，至此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。

为了宣传抗日，唤起千百万工农大众，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，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，中央决定在武汉、长沙等地设立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。

当时，我正在延安中央警卫排给毛主席当警卫员。有一天早晨，排长找我谈话，他高兴地对我说：

“张兴礼，有个光荣的任务，交给你们完成，其中有你一个，你看——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我忙问。

“跟周副主席到武汉去！”排长乐呵呵地把任务底细告诉我，接着，他问我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好哇！”我兴奋地大声答道。

排长掏出笔记本，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下我的名字，然后又说：“那么，你可以做一下准备了。”

虽然我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，为革命多吃一些工作。可是，我为毛主席站岗，更是一项神圣的光荣使命。现

在，我怎能离开毛主席呢？一下子，我又犯愁了。

大概排长早就料到我有这种心事，他拍着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告诉你吧，是毛主席决定从中央调出一个警卫排，一切为了抗日嘛！这儿，你就放心吧！”

一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，我才放了心，立即给排长敬个礼：“是，排长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经过几天的准备，我们便出发了。我们的行动路线是先到西安，再从西安乘火车到武汉。但是，一路上并不顺利。快到驻马店时，火车就遭到日寇飞机轰炸。后来总算到了武汉。到武汉后，我们没有见到周副主席，心里不免暗暗着急起来。

一天，我正在门内站岗，突然看见一个穿青灰色制服的中年人从楼里走出来。他稍高个头，浓密的剑眉底下，一双机智的眼睛闪闪发光。他走路很稳，矫健的步伐踩得地上沙沙直响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正是我盼望的周副主席。

我有心跟周副主席打个招呼，又怕影响他的工作，正在迟疑，周副主席径直朝我走来。他在我面前停住脚步，把我上下打量一番，微笑着说：

“哦，我看见过你，给毛主席站岗的小鬼！”

我脸一红，给周副主席敬个礼，然后说：“周副主席，我叫张兴礼！”

“唔，张兴礼同志。”周副主席点点头，说：“这里比延安斗争复杂、艰苦的多，怎么样？有信心吗？”

我马上回答：“我就是来吃苦的！”

“好，好。”周副主席满意地笑起来，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，好象给我肩上加担子。

我们在武汉不长时间，周副主席可忙坏了，从早到晚，根本没有空闲时间。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抗日，他不辞辛苦，通宵达旦地工作。可是，由于蒋介石根本不抗日，使得日寇日益猖狂，肆无忌惮地向纵深进攻，逼近武汉，形势非常紧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周副主席果断地下达了从武汉撤退的命令，迁移到长沙去。这时是一九三八年十月。

我们雇了一条船，叫“新升隆”，船很大，分三层，能容纳三、四百人。当时我已担任警卫排排长了，负责保卫这条船撤退到长沙。船上除了办事处人员和物品以外，还有《新华日报》编辑部的同志。我们刚上船，岸上就乱起来，有不少难民要搭船跟着撤走。我为难了，把情况汇报给周副主席。我满以为周副主席会命令我们快撤，没想到，周副主席痛心地说：“受难的都是中国人，我们怎能扔下老百姓不管呢？！张兴礼同志，让难民们上船，装多少尽我们的力量吧！”

周副主席如此关心人民的疾苦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立即答应下来，奉命赶回码头……

“新升隆”轮在夜间航行，第二天在湖北嘉鱼附近，遭到日寇飞机的空袭，船起了火，不少人被炸死、淹死。

到了长沙，我悲痛地向周副主席汇报了事情经过（周副主席是从陆地撤到长沙的），他的心情很难过，并说：“‘新升隆’轮上一些同志的殉难，是值得怀念的，我们要挺起胸膛，坚持斗争！”

到长沙不久，日寇又向长沙逼进，所以长沙人心惶惶，吃睡不安。

十月十三日半夜，我正睡在梦中，被外面一片呼叫声惊醒。我一骨碌爬起来，隔着窗户向外一看，只见浓烟滚滚，

火光冲天，街道上人山人海，哭叫连天，人们拚命地挤着，乱成一团，没有目标的四处乱窜。

究竟出了什么事？

我急忙跑出大门，发现一群国民党兵正用火把烧房子。他们先把汽油倒在门窗上，随后用火把一点，周围是烈火熊熊，烟气腾腾。前面不远有一个国民党军官，正阴阳怪气的喊叫道：“这是上边的命令，快给我放火烧城！快、快、快……”

后来我才明白，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“敌寇将至，焦土抗战”，就是说日寇要占领哪个地方，国民党就先把哪个地方烧成废墟，美其名用这个办法抗战，真是罪恶滔天。

我一看情况不好，立刻想到周副主席的安全，赶紧去找从武汉雇来的司机，准备护送周副主席撤出长沙。可是，车子没有了，原来司机怕出现意外，先把车子开出去了。

火猛烟大，呛得我直咳嗽。我顾不了许多，转身要找周副主席。正当我往门里迈步的时候，周副主席从容地从里面走到门口。他站在门口，昂起头，叉着腰，紧闭嘴唇，愤怒得说不出话来。

我火急火燎地说：“周副主席，火快到门口了，快撤吧！”

周副主席望着大火，愤慨地说：“蒋介石这个流氓，什么卑鄙的事情都能干出来！”

当我们刚离开办事处门口，院内已经起火了，火舌席卷上空，浓烟似乌云翻滚。再迟一步撤走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

美丽的长沙，处于火海之中。

周副主席、叶剑英同志带领我们从湘江边往外走。我们

艰难地来到江边，这里是一片昏暗，只有城里的火光映照着江水。

歌乐山的斗争

一九四一年来到了。

江南一带并没有春天的影子，依然是冷风嗖嗖，战火连绵。

就在这新的一年开始之际，蒋介石悍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。这个无耻的恶棍，背信弃义，在安徽南部对我新四军九千余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

局势是非常紧张的。这时，我在桂林接到命令，来到山城重庆红岩嘴，又回到了周副主席的身边。

当我到重庆时，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彻底失败了。一方面，党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，重整部队，各路战场上的八路军、新四军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，击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；另一方面，我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加上各民主党派对我党十分同情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越来越认清前途和希望，这一切，蒋介石不得不暂时藏起尾巴，假惺惺地表示抗日。

快到年底时，周副主席交给我们一项任务，护送八辆汽车到延安（送地下工作者）。由于处于“国共合作”时期，所以国民党得给开通行“护照”。其实“护照”没有多大用处，因为国民党说话从来是不算数的。

出发的那天，天阴得厉害，后来就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就在这样的坏天气里，周副主席亲自把我们送出离重庆二十